

故宮館與創新科技園是兩大「厚禮」

前一陣子，香港特區政府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同時宣布，將在香港設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建館費用由馬會捐獻。緊接着這項宣布，特區政府又與深圳市政府同時宣布了開發深圳河河套創新科技園計劃。兩件事有一個共同的性質，那就是讓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大大地跨進一步。而且很明顯，這些都是中央政府向香港送大禮，是好消息。

不過，兩件事在反對派、「港獨」分子眼中，那就是眼中釘了。「港獨」分成兩種，一種是明獨，一種是暗獨。明獨公開大力推動港人「自決」，誘導中學生討論「港獨」的可能性。暗獨雖不口談「獨立」，但是設法讓香港遠離中國內地，不要沾上任何關係。暗獨者反自由行，向自由行的內地旅客示威、辱罵。對他們而言，在香港建故宮文化博物館，更是大逆不道，非反對不可。河套區的開發，將讓深圳科技人員以相當方便的方法進入該區工作，大大地加強香港與內地的融合，自然也是暗獨、明獨分子皆不能接受的事，很自然也遭到反對。

他們的反對策略，是指斥協議公布前沒有諮詢，公布後才諮詢是假諮詢，也指責公布前已經委任建築師設計香港故宮文化博物

館而沒有進行公開招標。香港回歸二十年，反對派中明獨、暗獨的力量長期存在，這些人除了長期想奪權之外，也長期「反中反共」，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抗中央政府，不願意接受香港回歸的事實。因此，盡可能長期搞破壞，反對一切香港與內地的連繫。

提諮詢意見要有建設性

回歸二十年，香港特區政府在政策上的所有諮詢，有多少次能真正取得共識？能得到反對派，明獨、暗獨分子的支持？所有的諮詢，最終都變成衝突、示威的行動，提供一個又一個機會讓反對派，明獨、暗獨分子進行政治表演，然後指責特區政府假諮詢。如果每一次諮詢都演變成衝突、示威，收到大量有組織的所謂反對意見書，有什麼意義與價值？實際上，諮詢的真正目的絕對不是比賽哪一方的意見書最多，更何況意見書不是法定文件，真假難分，與七百萬的人口比較，也只是少數。而且，一切與內地有關係的政策，諮詢的對象不該只是七百萬香港居民，還應該包括十三億內地居民，這才是真正的「一國兩制」。如果只讓香港人表



宏觀微觀

曾淵滄

態，那就是「港獨」分子所追求的港人自決了。

諮詢要有價值，收集到的意見必須是建設性的，發表意見者不需要表態支持特區政府的政策，可以反對。但是，絕對不能為反對而反對，必須在反對的同時，提出另一些更好的建議，而所提的建議也不能偏離政策的原意，新建議應該偏重於技術上的可行性檢討，如果從原則上反對特區政府的政策，那不是參與諮詢，而是政治鬥爭。不論有為或無為的政府，也不能接受政治鬥爭性的諮詢。可惜，回歸二十年，香港特區政府每一次政策諮詢中，收到多少有價值的建設性反對意見？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土地來自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是早已成立的法定機構，控制着西九文化區的全部土地。因此，土地的應用基本上由管理局董事會拍板就行了，不需經過所謂的諮詢，也不需經過城規會的批准，因為城規會早已批准了西九這整幅土地的用途，並交給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嚴迅奇建築師獲得委任，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進行設計，的確沒有進行公開招標，理由有二：一是整個項目在公布前是保密的，保密自然不能公開招標；二是建築設計是一項藝術，藝術是主觀的、絕對不是一般性的「價低者得」的招標方法可以處理的。既然藝術是主觀，主觀性選擇的所謂招標實際上也是自欺欺人的做戲，是「政治正確」的表演，這正是反對派最喜歡做的事：把所有的時間都浪費在追求「政治正確」的表演，過度追求「政治正確」的表演，只會讓人覺得虛偽，非常的虛偽。

河套開發涉及周邊地價

北京故宮博物院願意長期借出珍藏讓香港展出，肯定是好事。反對派不妨去問問台

北的故宮博物院、倫敦的大英博物館，願不願意讓香港也建一個博物館，長期借出珍藏讓香港展出？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對香港而言，是文化、經濟並重的好事。文化上讓香港人進一步了解中國文化、歷史。讓世界各地的人通過香港了解中國文化、歷史。經濟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重要性有如香港迪士尼樂園，將來會是西九文化區中最能吸引旅客的地方。今日北京故宮博物院可以說是北京最重要的旅遊景點。

深圳河套區的情況也類似，這個項目的保密性更重要，因為河套區的發展會提升河套區附近土地的價值，因此絕對不能預先公開諮詢，情況有如市區重建局絕對不會公開諮詢應該收購哪一些舊樓重建，而是絕對的保密，任何人得到內幕消息而進行一些商業性的活動是犯法的，會被判罰。

河套區的土地原本是屬於深圳市政府的，如今改變管理權，談判過程不容易，已經談了十多年才拍板，很明顯地有慶賀香港回歸二十年的味道，值得慶賀。但是，永遠為反對而反對的反對派，也反對接受這項禮物。

資深評論員，博士

立心不良 害死香港



有話要說

葉慶寧

討論西九故宮文化博物館之前，有兩個數字需要同大家分享。

第一，二〇一六年深圳市稅金收入有七千九百零一億元，同比增长百分之九點一，相當於港幣八千八百五十六億港元；去年政府全年收入為四千九百八十三億元。港深兩地的人口數目和經濟模式並不相同，但事實證明，我們是龜兔賽跑中的免仔，走得快卻不願走。近年深圳的經濟規模，已靜悄悄跑贏香港，只是港人並未矚目。第二，本港去年十一月零售總銷貨數字，再大跌百分之五點五，已經連續二十一個月下跌，主因是訪港旅客持續下跌。如果再有遊客走出來，旅遊和零售業狀況或會有改善。事實上，香港的實體經濟已經進入持續收縮的階段，完全看不到曙光。

過去幾年，梁振英政府會努力改善社會民生。例如，積極地興建房屋，順應民意禁止內地孕婦到港分娩，增加兩地合作，利用內地的增長推動香港經濟等。但政府不少措施欲被人利用，成為攻擊內地的武器。近年侮辱內地人事件，以及「佔領中環」，都令內地旅客對香港反感。再加上周邊地區自己推出吸引內地旅客到訪的措施，放寬簽證安排，香港旅遊業覆水難收。

過去二十年，香港經歷不少起伏，如亞洲金融風暴、負資產等，這些都是香港內部自身結構的問題，但內地政府對香港的支持，從來不吝嗇。過去十年香港經濟持續穩健增長，「自由行」居功不少。持續繁榮的經濟令香港人沉迷爭取民主，癡癡到視內地政府和人民為敵，忘恩負義。內地把故宮珍品送到香港展覽，作為慶祝回歸二十年的禮物，如果要立法會批准，這份禮物必定被批鬥而死，所以當然要繞過立法會。

包括我在內的不少港人，都知道這個議題送去立法會，定被議員「拉布」拖死，渣都無剩。林鄭的做法讓人拍案叫絕，突顯她有豐富的行政經驗，這個做法完全合法合情，保護內地和故宮文物的面子，「好打得」表現淋漓盡致。

早前聖誕節和元旦，日本北海道大風雪令航班停飛，大批旅客滯留在札幌新千歲機場，缺水缺糧。中國駐札幌總領事館收到求助後，立即安排物資到機場，並且要求運入禁區，直接派發到港人手上。這些事情，如果單靠香港政府是完全做不到的，這完全是大國的影響力。我們欣然接受內地政府在北海道幫助港人，請問今日反對西九故宮文化博物館的人，為何要反對內地政府向香港送禮慶祝回歸二十周年？實情是，這些人處處針對內地，散播仇恨。

香港社會有人選擇遺忘內地對香港的幫助，忘記中華民族曾受的屈辱。港人需要覺醒，向這些惡勢力說不。

「幫港出聲」成員、經濟發展委員會小組委員、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會長

焦點熱議

聞呈行

訂《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共同發展河套區。這也解決了長期懸而未決的河套區爭議，當然是一件利港事。但一向為反而反的對派卻質疑，協議對香港不利。評論員林忌甚至在《蘋果日報》發文《河套的賣港不平等條約》，指責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賣港」，同時認為，香港回歸後，一直在「領土」和「領海」問題上被中國佔便宜云云。這些謬誤必須澄清。

首先需要明確，香港特區直轄於中央政府。根據中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由中央設立特別行政區。香港的界限問題，屬於「設立特別行政區」的一部分，中央有決定權。香港和深圳之間的劃界，完全是中央政府的權限。

歷史變遷與法律難題

河套區歷史是這樣的。在一九九七年深圳河治理工程之前，河套區在深圳河以北，歸深圳。深圳河治理工程拉直了深圳河，河套區變成深圳河以南。根據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發布的《國務院令第二十二號》（香港法例A21），「以新河中心線作為區域界線」，於是面積八十七公頃的河套區劃入香港界內（同時也與原有深圳河南岸，但拉直深圳河後變成在北岸的小部分土地劃歸深圳）。在河套地區「主權」屬於香港沒有疑問。但這次土地交換中，深圳是較為吃虧的一方，也無異議。

於是深圳轉而在「業權」方面和香港爭議，也在情理之中。深圳方面認為，《21號令》只是把河套區的「管轄權」交給香港，《21號令》（業權），但所有權仍在深圳。況且在深圳河「拉直」之前，深圳已經把該土地使用權批給深業集團有限公司（深圳政府全資擁有的公司），所以在「業權」轉移之後，其批給深業公司的合同仍然有效，仍然有土地使用權。這就是河套「業權」爭議的來源。

深圳提出的一「香港只享有對河套的管轄權」，並非完全無理。因為根據《基本法》第七條，回歸後，「香港境內土地和自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管理、使用、開發、出租或批給個人、法人或團體使用或開發」。所以，香港確實只享有管轄權。對原先屬於香港的土地，但沒有批給私人的土地，香港政府自然可以擁有業權。但對河套地區這樣，原先有公司擁有業權的土地，轉移給香港之後，業權是否自然而然地也一併轉移，在內地和香港之間沒有先例，難以斷定。內地行政區域變遷時，涉及地區內已批出的土地使用權不會作廢。以外國交換或割讓土地的例子，國有土地所有權在轉移過程中多一併轉移，但私人業權一般加以承認。深業公司雖然是深圳政府全資擁有的企業，但不等同深圳政府直接控制的地，又在法律上增加難度。

所以，河套地區的業權屬誰，雙方各有一定的道理，並沒有簡單的答案。要解決這個問題，要麼打官司，勝負難料；要麼由中央插手解決；要麼好的方法，當然還是雙方磋商解決。日前簽訂的備忘錄，讓深圳承認河套的業權屬於香港，又談何「賣港」？

林忌聲稱，河套的業權「本來」就屬於香港，故此協議「沒有什麼值得高興」。這完全採用「香港沒有視角」，無視河套地區的歷史變遷和法律難題，自然是極不公平的。此人還進一步稱，深圳在回歸後，已經在水域問題上佔了香港的便宜，不應該在河套問題上堅持業權。這指一八九八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中規定，大鵬灣和深圳灣的所有水面都屬於港英（而在大鵬灣西岸則相反，中國的水域直接貼着大鵬灣的海岸線），但回歸後，《21號令》對此作出調整。

《專條》這種水域的劃分方式極不合理，不符合國際法，如同時代的權威書籍《奧本海國際法》中寫道，十九世紀已確立了「陸地決定海洋」的原則，沿岸國應擁有三海里的領海。這個條約造成了對相關海灣管理的困難。它也不符合國際法，如同時代的權威書籍《奧本海國際法》中寫道，十九世紀已確立了「陸地決定海洋」的原則，沿岸國應擁有三海里的領海。

不存在佔誰便宜問題

於是，回歸後調整了港深雙方水域合理合法。而且香港也不「吃虧」，大鵬灣和深圳灣北岸的水域固然「給」了深圳，大鵬灣西側的水域也同樣「給」了香港。這既撥亂反正，也不存在誰佔了誰便宜的問題。

林忌又聲稱，深圳進出深圳鹽田港的船隻，會為方便而路經香港水域，也被認為佔了香港的便宜。這更為荒謬。香港並非《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簽約實體。回歸後水域如何管理，當然是中國內政。

公約第十七條規定，所有國家的船舶享有對沿岸國領海的「無害通過權」。《21號令》裏有關香港水域界線的描述，類似根據公約第七條第一款而制定、以直線基線的形式確定的「領海基線」。基線以內的水域，屬香港的內水。雖然一般情況下，如果某個內水水域，但公約第八條規定，如果某個內水水域，是按照第十七條所規定的方法確定直線基線的效果，使原來並未認為是內水的區域被包圍在內而成為內水，則這種內水享有無害通過權。

大鵬灣的香港水域就屬於這種情況。所以，出入深圳鹽田港的船隻利用香港水域，在原則上符合國際法。當然稱不上什麼「佔香港便宜」。

其實，進出香港的船隻大多要經過屬於珠海的萬山群島水域。如果說深圳佔了香港便宜，那麼香港又何嘗不是佔了珠海的便宜？顯而易見，反對派為反而反，絲毫沒有理據。此舉非非干擾政府施政，阻止兩地合作，還希望打擊愛國愛港、勇於承擔的林鄭月娥的民望，其用心不可不鑒。 資深評論員

駁荒謬的「河套賣港論」

河套區歷史是這樣的。在一九九七年深圳河治理工程之前，河套區在深圳河以北，歸深圳。深圳河治理工程拉直了深圳河，河套區變成深圳河以南。根據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發布的《國務院令第二十二號》（香港法例A21），「以新河中心線作為區域界線」，於是面積八十七公頃的河套區劃入香港界內（同時也與原有深圳河南岸，但拉直深圳河後變成在北岸的小部分土地劃歸深圳）。在河套地區「主權」屬於香港沒有疑問。但這次土地交換中，深圳是較為吃虧的一方，也無異議。

於是深圳轉而在「業權」方面和香港爭議，也在情理之中。深圳方面認為，《21號令》只是把河套區的「管轄權」交給香港，《21號令》（業權），但所有權仍在深圳。況且在深圳河「拉直」之前，深圳已經把該土地使用權批給深業集團有限公司（深圳政府全資擁有的公司），所以在「業權」轉移之後，其批給深業公司的合同仍然有效，仍然有土地使用權。這就是河套「業權」爭議的來源。

歷史變遷與法律難題

河套區歷史是這樣的。在一九九七年深圳河治理工程之前，河套區在深圳河以北，歸深圳。深圳河治理工程拉直了深圳河，河套區變成深圳河以南。根據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發布的《國務院令第二十二號》（香港法例A21），「以新河中心線作為區域界線」，於是面積八十七公頃的河套區劃入香港界內（同時也與原有深圳河南岸，但拉直深圳河後變成在北岸的小部分土地劃歸深圳）。在河套地區「主權」屬於香港沒有疑問。但這次土地交換中，深圳是較為吃虧的一方，也無異議。

於是深圳轉而在「業權」方面和香港爭議，也在情理之中。深圳方面認為，《21號令》只是把河套區的「管轄權」交給香港，《21號令》（業權），但所有權仍在深圳。況且在深圳河「拉直」之前，深圳已經把該土地使用權批給深業集團有限公司（深圳政府全資擁有的公司），所以在「業權」轉移之後，其批給深業公司的合同仍然有效，仍然有土地使用權。這就是河套「業權」爭議的來源。

所以，河套地區的業權屬誰，雙方各有一定的道理，並沒有簡單的答案。要解決這個問題，要麼打官司，勝負難料；要麼由中央插手解決；要麼好的方法，當然還是雙方磋商解決。日前簽訂的備忘錄，讓深圳承認河套的業權屬於香港，又談何「賣港」？

林忌聲稱，河套的業權「本來」就屬於香港，故此協議「沒有什麼值得高興」。這完全採用「香港沒有視角」，無視河套地區的歷史變遷和法律難題，自然是極不公平的。此人還進一步稱，深圳在回歸後，已經在水域問題上佔了香港的便宜，不應該在河套問題上堅持業權。這指一八九八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中規定，大鵬灣和深圳灣的所有水面都屬於港英（而在大鵬灣西岸則相反，中國的水域直接貼着大鵬灣的海岸線），但回歸後，《21號令》對此作出調整。

《專條》這種水域的劃分方式極不合理，不符合國際法，如同時代的權威書籍《奧本海國際法》中寫道，十九世紀已確立了「陸地決定海洋」的原則，沿岸國應擁有三海里的領海。這個條約造成了對相關海灣管理的困難。它也不符合國際法，如同時代的權威書籍《奧本海國際法》中寫道，十九世紀已確立了「陸地決定海洋」的原則，沿岸國應擁有三海里的領海。

特朗普會見馬雲釋放政經信號

當地時間二〇一七年一月九日中午，特朗普與中國電商阿里巴巴的創始人馬雲會見。

特朗普和馬雲談得還不錯。特朗普稱讚馬雲是全球「出色的企業家」，「全球最好的創業家之一」。「他熱愛這個國家（美國）」，而且他熱愛中國。」特朗普同時表示，關於中小企業，馬雲和他「會做一些很偉大的事情」。馬雲則稱讚特朗普「善於傾聽、很開明」。

世界超級大國的候任總統和全球最具活力的電商平台負責人，表面上言談盡歡，其實並不那麼簡單。特朗普稱讚馬雲，是因為馬雲承諾幫助美國中西部地區的一百萬個中小企業，將其產品和服務出口到中國。擁有超過三億中產階級的中國市場，電商購物——尤其海外購物已經成為主流的生活方式。中國官方也在試行跨境電商，以便更新中國的市場銷售平台，提振消費作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堅持「美國優先」的特朗普，他的經濟

政策也初見端倪，尤其是向跨國企業大佬（如汽車廠商）發出威脅——不在美國投資設廠就徵收高額邊境稅。

馬雲承諾幫助美中小企

特朗普的強勢，說明他要給美國人提供更多飯碗的競選言論不是說着玩的。馬雲承諾幫助美國中小企業出口，為美國人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則契合了特朗普的政策節奏，因而才會有特朗普和馬雲的相見歡和互相「吹捧」。

馬雲的阿里巴巴電商平台，市場影響力巨大。二〇一六年「雙十一」，被輿論和線民稱作「光棍節」的網購狂歡，當天銷售額接近二百億美元，而在二〇一一年只有十億美元，超過了美國的「黑色星期五」和「白色星期一」。

作為在美國紐交所上市的中國電商平台，阿里巴巴成為全球電商時代的翹楚。馬雲要給美國中西部地區的中小企業提供一個戰

中外連線

張敬偉

體，將其農產品、服裝和酒等出口到對進口商品有着強大需求的中國，這讓有着敏感商人觸覺的特朗普很感興趣。

阿里巴巴希望打開美國市場，最起码要和亞馬遜和e-Bay形成三足鼎立。但是阿里巴巴在美國市場一直不溫不火，而且也不時背負着賣假貨的惡名。就在一個月前，美國貿易辦公室重新將阿里巴巴納入「惡名市場」名單。

當時，阿里巴巴的反應是，懷疑美國貿易辦公室受到了特朗普當選的政治形勢影響。從特朗普對其他跨國車企的高稅威脅看，阿里巴巴的反應未必沒有道理。但似乎「很聰明」地順應了當前美國的政治形勢，和特朗普展開對話和合作。就在特朗普見馬雲的時間，阿里巴巴的股價上漲了1%。阿里巴

巴似乎收到了立竿見影的市場效果。

雖是政客和商人的對話，但也釋放出了多重意涵：

一是看上去特朗普並非那麼糟糕，起碼靠譜了一回。這位另類的精明商人，在堅持「美國優先」的前提下，也諳熟互利雙贏的邏輯。馬雲懂得特朗普需要什麼，就滿足他的要求。因而，特朗普也樂得給馬雲面子。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稱讚馬雲「愛美國也愛中國」很不容易，輿論場和分析家對此或有各種聯想，但肯定的是，馬雲是聯繫中美兩國的紐帶，是潤滑中美關係的使者。而且，馬雲也並不否認自己起到的這種作用。他對媒體表示：「我認為，中美關係應該加強，應更友好。」

中美能夠找到合作空間

二是中美還是能夠找到合作空間。中美建交後兩國關係波盪曲折，矛盾焦點是3T（台灣、貿易和西藏），奧巴馬時代又多了

新舊大國如何擺脫「修昔底德陷阱」的美國式焦慮。不管如何，中美關係已經形成了利益攸關的關係。特朗普時代也不例外，無論他如何「美國優先」，兩國經濟層面的相互融合都是事實。而且，以往中國市場更需要美國資本，現在美國也離不開中國資本的注入。正如特朗普對馬雲「愛美國也愛中國」的評價，中國也需要美國資本「愛美國也愛中國」。這是現實主義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寫照。資本和市場，依然是突破中美兩國政治藩籬的要素。

三是馬雲也傳遞了中國的聲音。中國不和美国對立，中美兩國合作才能雙贏。民間如此，官方也是這樣；當然，特朗普會見馬雲也向中國發出了信號——正如馬雲所云，作為美國總統的特朗普也「善於傾聽」和「開明」，這有助於中美消除誤解和消解信任赤字。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